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世無匹

第一回 摘檳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裔漢勞心

詞曰：感憤須分，賢奸當辨，而今半是癡呆面。丈夫無處不週人，人心偏有多更變。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，方才是個男兒漢。雖非冀報乃施恩，人生豈可忘恩怨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恩怨不分，何以為人？恩將仇報，禽獸之道。這兩句話，說盡世人病根。當今人心險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輕識重，能不負心者，舉世之間，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負義者，其罪猶小；至於轉眼抹心，恩將仇報者。其情更為可恨。蓋人無恒心，賢不多見，以致世風日漓，人情多偽，反覆變遷，虛囂險惡，為善者少，而為惡者多。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著別人不施惠於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釐，那一釐不到，還要為好成隙，遂萌嫌怨，把這九分九釐的好處，都沒有了。這回小說，特與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為天下昧理人設立個榜樣。要使人勇於為義，速於去非，知善之可嘉，惡之當改，人人做個忠厚長者，則世道不可返古耶？

當初江寧地方，有一秀才姓權，忘記了他的名字，單曉得個表號叫做一庵。那權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儻，父母且是富家，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親年暮，便邀三黨親族，把家私田產，四股分開。後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棄了祖居，各分其價，兄弟四人，逐房遷住。落後父親謝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儉，家道日隆。惟權一庵詩酒恣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擲，動費千緡，花柳三生，遂傾萬貫。

是時舊院裡有兩個名妓，一個叫做秀玉，一個叫做非煙。那秀玉雖短於才，然貌極美豔，精伎藝而善詠諧，獨擅風流之譽。那非煙雖遜於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詩詞而工翰墨，頗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車馬，章台楊柳，一時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滿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遠，而王孫公子，日遊其門，於是名噪一時，眼空群媚。

權一庵與此兩妓，所交最厚，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無日不恣情歡暢。但人耽謔浪，性愛輕佻，雖秀玉與非煙俱屬心知，而於秀玉尤為鐘設。然秀玉志尚風華，心圖美利；非煙酷好風雅，尤愛人才。故非煙所重於權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於權一庵者，奢靡之費。權一庵凡金珠貽贈，每臨秀玉之家；而詩酒唱酬，則入非煙之室。

不三五年，權一庵耗費殆盡，資財零替，家道式微。漸至變易田房，典贖產業，僮僕星散，衣飾蕩然。可惜個萬金之家，弄得盡情破敗。究其所歸，耗於非煙者十之二三；耗於秀才玉者，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慾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房並廢，衣衫盡無，尚自耽戀青樓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虛，冠裳襤褸，又恐他兩人竊笑，只得求懇哥子，只說貿易營生缺少資本，不論多寡，必欲移貸。

哥子念手足之足，或百或十，欣然應付。權一庵剛待銀子到手，不問何所從來，便往妓家一揮而盡。不消半月，依舊剩個空囊，也並不懊悔，並不可惜。思量無奈，只得又往別個哥子處，只說經紀折本，照樣求借。誰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煙花。一連三個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著臉，重複懇告，哥子道：「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嘗偏厚於兄。汝自不肯，不學好，至於蕩廢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習以為常，頻來取足？我三人勞苦撐持，雖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滌慮，痛改前習，我兄弟三人，當勉湊三百金，與你圖個店業，可作長久衣食。若仍不檢束，喪志青樓，我縱錢財糞土，也不與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凍餒待斃，只索硬著心腸，沒有照顧你了。」權一庵道：「蒙兄長如此教誨，自當一心學好，若負恩德，與日俱逝。」

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銀百兩，交付與他，仍再三叮囑。那知人手之難，反不如揮灑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煙，或駕樓船，或乘輿馬，玉樓按舞。金谷開筵。未及兩月，仍是一隻空手。那時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責備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親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，求乞無門，棲身無室，只好在秀玉與非煙兩家吃幾碗兒。有詩為證：

紅牙碧管玉樓春，輕薄東風倍惱人。
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濕雲細雨怨香塵。

未兒，秀玉又接了個豪富少年，宴游極侈，寵贈尤多，終日檀板金樽，籃輿畫舫。權一庵日造其門，便拒而不納，哀請再三，終不一見。因想無路可入，只得修書一封，備言昔日萬金之產，為他蕩費，今衣食不週，立錫無地，苦楚萬狀，且不必言，但終身之約，置於何地？寫得懇懇切切。苦央鴛兒遞進。

過了一日，忽然喚他進去。秀玉儼然喬坐，絕非向來媚態之態。權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原。秀玉正色答道：「前日捧讀尊翰，已悉來情，不必再說。但姊妹家不過行戶生涯，原非鍾情之輩。若但圖歡合，豈遂無夫？何必窮極技能，辱身下賤？君家萬金之產，雖雲因妾費盡，然君自娛樂，妾亦未曾相強。今如此狼狽，欲妾相從，日費萬錢，何從所出？況百凡之費，賴此微軀。若不另交貴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，將與君共填溝壑耶！至於死生之約，雖訂終身，君不知青樓中，剪髮焚香，無所不至，不過取一時歡愛，誘其金帛耳。若竟以為實，然則妓女個個從良，章台可為節婦坊了。妾念君癡心未絕，特請來說明，今後永決此念，不必再來下顧罷！」

權一庵聽這番說話，就如冷水在頂門裡一澆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戀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「青樓人抵無情，我自被迷到此地位，悔將安及！非煙同是平康人物，諒亦無情，何苦也討他厭賤？竟不必去了。」虧得還有些志氣，也不向親友干求，並不與三兄啟齒，只得往牛首山做個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黃齋飯兒過日。

不覺住了一年，那權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？弄得形容枯槁，鬚髮蒼黃，一身破衲，絕非當年氣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紛紛入寺。忽一日見個美人，淡妝雅素，下了轎，步入殿中。仔細一看，卻認得是非煙。非煙也一眼瞧見，權一庵羞恥無地，掩面驚走。

非煙忙喚丫頭一把拖定，權一庵急欲灑脫，怎當那丫頭揪得甚緊，大叫道：「權相公，你好負心，怎丟下我家姐姐了？」權一庵著急道：「我不是什麼權相公，你不要錯認了人。」正好掙脫了要跑，早被非煙走上前攔住手兒，流淚說道：「賤妾不知何事得罪於君？竟蒙棄置，致妾終朝懸念，一病幾死。天幸今日復遇，尚欲狠心拋撇。男兒薄倖，一至於此。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？」

權一庵向只道他與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誰知聽他口角，宛轉多情，也垂淚道：「不佞何敢負卿雅愛！因溝壑之狀，無顏見江東耳。」非煙道：「郎君儀貌，何為憔悴若此？」權一庵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便把秀玉變棄情狀，與自己依身卑苦緣由，盡情說出。非煙驚道：「不料秀妹如此無義，獨不思君之破家，為我兩人，忍便負恩背約！此處焉能淹留驥足，自棄上進？妾既以身許君，安有他適。可速請歸，竟在家下讀書便了。」

權一庵羞慚無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煙便喚乘轎兒，將他抬了回去，香湯沐浴，換下遍身羅綺，收拾書房供奉。日用三餐，極其周至。權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，埋頭讀書，一應書籍，都是非煙購買。到得錄科小考，並次年鄉試，諸項使費，亦皆非煙慨然厚贈。

權一庵運當亨泰，忽然中了舉人，反怪三兄落後，不照顧他，足跡不登其門。三兄也不來媚他。是時打發報銀，並謁見座師，備辦禮物，盡屬非煙資帑。虧得非煙是個名妓，蓄積頗厚，因想權一庵既中舉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體統？使罄倒囊篋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買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並豎起四根旗桿，諸色傢伙，都把自己的搬與他用。

過了幾月，又該上京會試，此時非煙現銀用盡，只得將金珠首飾，衣服玩器，盡行變賣，湊了二三百金與他，又備下一席盛酒餞行。權一庵再三感謝道：「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於閒窮之際，今日之遇，皆卿賜也。此去尚能僥倖，便娶卿為正室，須保身以待，決不相負。」非煙道：「終身之誓，君雖不貴，妾亦豈有更張？況君簪花在邇，故下惜傾家相贈。但恐聯登之後，情殊貴賤，路隔雲泥，必為郎君所棄。」權一庵道：「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劍。」兩下再拜而別。非煙親手贈與盤費，送至百里之外方

回。詩云：

紅樓莫漫說多情，今日多情僅見卿。
我惜風流當此遇，香奩終不愧題名。

次年，權一庵又中進士，殿了探花，因才品風華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榮貴。忽然脫盡貧窮面目，漸成顯宦規模，恥取青樓之婦，另聘了孫侍郎之女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書決絕非煙。非煙哀慟痛恨，又被老鴛羞辱了一場，當夜懸樑而盡。

權一庵聞知斷絕，心中甚覺快暢。又虧孫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讀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學士升到戶部侍郎。孫氏夫人生個女兒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聯姻，權一庵忽奉王命，轉除山西巡撫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過峻嶺，衝出一伙強人，罄其囊橐，將權一庵並人夫僕從，盡皆綁入寨中。權一庵抬頭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歲，面龐與非煙無二。忽然觸著舊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將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樂，眾多男子，推出山前砍了。

原來十五年前，非煙含冤經死，精靈不散，直訴陰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個男子。少負豪氣，烏合強梁，立為綠林之主。權一庵虧心負義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厭怒，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經過此山。那寨主雖未必曉得前世的冤尤，見了他自不覺勃然怒髮，將他戮於山前，恰恰應了當日刀劍身亡之誓。可見天之報施，不過因人所自蹈，絕不假絲毫作用。

至於稚女誥婦，悉悉淫污，又豈非負心棄盟之報？世間忘恩負義之徒，對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待在下再說一個極負義之人，並寫個極不忘恩之人。其事鑿鑿可憑，其情凜然生動，令讀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墮淚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張膽，可以揚眉吐氣，老僧可以悟禪，烈士為之按劍。

這件事卻在明朝初時，廣東南雄府仁壽村地方，有一人姓干，名將，字白虹。年方二十，性極豪邁，也不讀書，也不經紀，只靠著數畝田地，倩人耕種過日。他父親是個軍籍，故並無親族，單單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後，也個想娶婦成家，性亦不貪女色，從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歲就能力舉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個百夫莫敵，雖然血氣方剛，並不好勇鬥狠，只覺義氣激昂，言詞偉烈，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救援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飲能吸數鬥，但家極貧賤，不能日醉爐頭。然裡中或有慕他高義及受其恩力者，常常招他吃個盡酣，也不耐煩去行令細酌，並不虛文推遜，只提起大碗，一連數十餘斤，大塊的魚肉，都連盤一光。鄉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顧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無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閒走，見一老嫗同著個十四五歲的童子，都在向陽去處，不知摘些甚麼。旁邊歌著一副籃兒，他兩個摘下來，就向籃裡放著。干白虹走到籃邊一看，見摘的卻是檳榔，便問道：「你取這些檳榔去賣錢的麼？」老嫗道：「那裡有得賣錢？我家自種的，用不夠，還要問別人家買哩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你家要這些何用？」老嫗道：「將去浸酒用的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家裡做許多酒，用這多少檳榔？」老嫗道：「我家一年的酒，極不濟也要做他幾千擔米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飲得那兒多的酒？」

老嫗笑道：「呆官人！隨你好量，自家那飲得許多！都是做來發店賣的。若說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捨不得吃哩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人生幾何，遇飲須飲，得樂且樂，何苦如此算計？想是掙得來傳與兒子了。」老嫗道：「兒子麼，還不曾養哩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你老爹多大年紀，既沒有子息，可蓄些姬妾麼？」老嫗道：「今年他已六十五歲，自從老奶奶死後，也不續弦，也不娶妾。雖有丫鬢婢女，在房中伏侍，只終日操持握算，夜裡不得安睡，一條心掛緊在利息上頭，那裡還有工夫去幹那樣風月的事。」干白虹大笑道：「錢財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？縱有兒孫，窮通亦自有命。何況高年無後，把血掙之財，倒為別人守著，豈不可惜！」

老嫗與童子聽了，忍不住都笑起來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轉尋些閒話兒與他說說，直待他摘滿了籃，那童子用扁擔挑著，老嫗也背了一籃，兩個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於後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個人家，童子與老嫗負著檳榔，都進去了。干白虹從外面一望，這人家原有十來進高大房子，好個冠冕門庭兒，門首卻堆著許多缸髻。干白虹見四顧無人，便挨進牆門，悄然走到屏門裡一張，只見廳堂高峻，階級周回，許多搾酒傢伙，七橫八豎，排著滿堂，嚴然是個蠻富戶的光景。

正是：

無子偏能掙，多財愈覺慳。
想因前世債，積厚待人還。

你道干白虹與嫗子惓惓而談，及至去了，還跟他到家，流連觀望，依依不捨，是甚麼緣故？原來干白虹好飲之人，聞這老嫗說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覺垂涎眼熱，想要擾他一醉，故預先認得了家裡，好來賜顧。

正瞧著時，只見個老者穿著件舊布直身，頭戴頂黃氈帽兒，手中拿著一把釐等，一個算盤，走出廳來，口裡一頭對小廝說道：「東田莊那張奉溪家，還少十一兩五錢銀子，約定今日有的，這時候不見送來，你去催他一聲，說前日還我的銀子，還少三分等頭，錢半銀水，一總也補足了。你轉身再到西田莊李思萱家，說一月前發去的酒，尚有六個空壇不曾送還。前日對我說，被兒子打碎了一個，也要補還我五六分銀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來。」

那小廝應了就跑。老兒又喚轉來說道：「後邊茅坑裡糞已滿了，你順便也對佃戶說聲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來換去。如今春天，糞是貴的，比不得前番樣子了。」小廝剛待要走，老兒又吩咐道：「這番的糞，沒有侵過水的，一擔要算兩擔的價錢。極不濟也算擔半。他若要賤，你再到別家去講講，不要一家就成。」說罷，擺下算盤，忙忙的去打帳了。

干白虹知他就是王翁，忍著笑跑了回來，想道：「那老兒有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沒有兒子，掙積在那裡，終久不知甚麼人承受他的，總替別人費這些心機，討這些勞碌，象個沒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會費用的，錢財偏沒得到我手了。別的也不在我心上。只是今晚要醉他一個盡興，便可放下念頭。」

等到黃昏時分，信步兒走到那老者門首，只見門已閉著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麼銅牆鐵壁。瞧瞧四下無人，雙乎搭上簷頭，兩腳一縱，早已扒到屋上，逕往裡頭走來。一時動了貪酒之心，遂為此走險之技。只因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

甕邊醉倒劉伶，罈頭驚起卓氏。

未知干白虹此舉，可偷得著偷不著？那老兒家中知覺與不知覺？終不知弄些甚麼話靶出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